

● 中国百姓文库



中国笑话库

白岭 主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笑话库



中国笑话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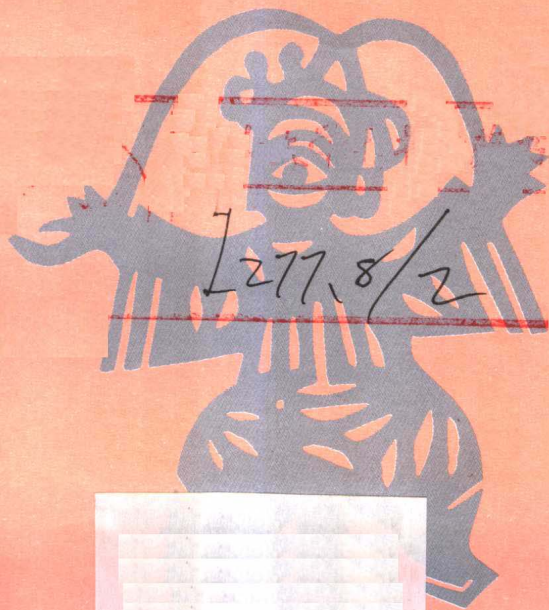
中国笑话库

中国百姓文库

白岭 主编

中国笑话库

中州古籍出版社



L277.8/2

K05
K10

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笑话库/白岭主编.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1 重印

(中国百姓文库)

ISBN 7-5348-1725-0

I. 中… II. 白… III. 笑话-作品集-中国 IV. I27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227 号

中国百姓文库

中国笑话库

白 岭 主编

责任编辑 康 华 责任校对 葛 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9.875 印张 1 00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 201—6 270 册

ISBN 7-5348-1725-0/I·701 定价:59.00 元

序 言

在古代,笑话一向被指为“小道”而受人小覷。在今天,情况有了某些转变,但转变的程度,似乎仍然有限。在中国文学史中始终没有笑话的地位,便是明证。我觉得,这种状况早就应该扭转。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发展中,笑话是一个成绩斐然的门类。在当代的各种媒体中,笑话已经十分普遍地成为重要的节目板块,其中相声与幽默小品的大量播出尤为惹眼。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笑话更是十分广泛地成为人们的重要谈资和交际内容。与之密切相关的幽默,已被社会视为极重要的文化素养和高雅气质。俄国作家契诃夫甚至说过:“不懂得开玩笑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

—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曾在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有关真人真事的笑话。其中或者表现人物的聪慧,如晏婴等;或者表现人物的愚蠢,如宋襄公、宋君偃、郑人等。后来这些笑话被记录在史传和诸子著作之中,影响更加广远。如著名的晏子使楚故事: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俟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邪?”晏子对

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再如那则令人一读难忘的郑人买履故事：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百家诸子在进行思想论争时，发现了引入笑话进行论说，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兼具理论说服力与艺术感染力，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于是便在论著中着意运用，创造出大量的笑话，穿插在严肃的理论推证之中，成为当时一种流行的风气，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这些笑话往往借故事说明某种道理，所以同时又可以归之寓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寓言都具有可笑的特点，二者既有交叉，又有不同。

秦、汉时代，笑话更见繁富。皇帝宫廷中的俳优多以调笑为务，取乐于皇家，或以笑谈及滑稽表演进行政治讽谏。《史记》中专门为他们辟有《滑稽列传》，择要记录了他们的笑乐言行。比如秦始皇时，曾经打算扩大皇家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优旃对答说：“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秦始皇领悟了他的讽谏之意，便取消了这种念头。《汉书》中则为“滑稽之雄”东方朔正式立传。汉末，出现了邯郸淳的笑话专书《笑林》三卷（原书今佚，仅存零篇）。据《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说，曹植

可以背诵“俳优小说”数千言，邯郸淳非常称赞，“谓为天人”。南朝刘宋时代，袁淑收录古今可笑文章编为《俳谐文》十卷（今佚），卷帙十分可观。与本土笑话创作的繁盛相映衬，南齐时代，印度佛典《百喻经》译为汉文出版，其中多为笑话，与中国笑话常有暗合。笑话的蓬勃发展，也逐渐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注意。萧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专立《谐隐》一章，评介笑话及讽喻文章的历史源流和价值意义。笑话的地位影响，令人刮目。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均载有笑话专书《启颜录》，题为隋朝名士侯白所撰。据有关专家考证，其书乃系伪托，其真实著者当为初唐无名氏。这是现存最早的古代笑话专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有辑注本。唐人笑话书，还有朱揆所撰《谐噱录》。至晚唐，则有《义山杂纂》成书，“唐李商隐义山撰。俚俗常谈鄙事，可资戏笑，以类相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后世相继有宋人王君玉《杂纂续》、苏轼《杂纂二续》，明人黄允交《杂纂三续》，清人韦光猷《杂纂新续》、顾录《广杂纂》、石成金《纂得确》及《纂得确二集》踵其步武，成为笑话的一个特殊品种。宋代，笑话开始大量涌现。而一些文学大家、名家，如苏东坡、吕居仁等辈的着力从事，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新景观。

明清时代，笑话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特点首先是数量上的剧增。笑话专书大批出现，文学家从事笑话的收集和创作，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这与明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人生观念的转变以及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是密切相关的。其中贡献最为杰出的，是明末的通俗文学大家冯梦龙。他在笑话的搜集、创作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先后辑成《笑府》、《广笑府》、《古今笑》三种笑书，煌煌数十万字，与其名著“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相映生辉。“三笑”是一丛集大成式的巨著，在笑话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同时也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世影响深远。199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汇编本《墨憨

斋三笑》，文学史上将从此出现“三笑”与“三言”的并称。清代在明代的雄厚基础上继续前进，使笑话的編集出版更趋繁荣。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进行，笑话创作出现了新的篇章。其中著名作家吴趼人成就最为突出，其《俏皮话》、《新笑林广记》、《新笑史》，都具有极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很受大众喜爱。他本人曾说：“余生平喜为诡恢之言，广座间宾客杂沓……及纵谈，余偶发言，众辄为捧腹，亦不自解吾言之何以可笑也。语已，辄录之……凡报纸之以谐谑为宗旨者，即以付之。报出，粤、港、南洋各报，恒多采录，甚即上海各小报，亦采及之。年来倦于此事，然偶读新出各种小报，所录者犹多旧作，楮墨之神欤？抑亦文章之知己也。”新中国建立以来，为数不多的笑话也与其他文学创作一样，多受政治的影响，常常自觉地充任阶级斗争之工具。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决樊篱，开始了多元的发展。久受拘囿的笑话又重新回到了社会生活，深为广大群众所钟爱。据调查，笑话书籍一直有着良好的销行。

二

在文学的苑囿中，笑话以其独特的品质性能，已经赫然地成为一个独立门类，为人们所承认和熟称。笑话的基本特点是故事性，它总是通过对人物、事件的叙述来引人发笑。从这点来看，它在基本性质上，应该是归于小说的大类之下。但它与一般的小说却又不同。外观上最显著的特点，当数篇幅的短小。

笑话也有稍长些的，但绝大多数却很短小。比如《古今笑》中的《读父书》一则，全文只有9个字：“顾恺读父书，每句应‘诺’。”是说顾恺读他父亲的来信时，每读一句，就应答一声“是”。短尽管短，但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所以可以视笑话为一种小小说，或称微型小说。短小，这是笑话创作的一种普遍追求。作者们总是希望能以寥寥数语就把读者逗得捧腹喷饭，而不喜欢作场景的

烦琐铺叙和过程的冗长描写,这是由笑话特殊的阅读目的决定的。笑话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噱头,是否能够引人发笑,而不在于它的情节是否够曲折,形象是否够丰满。所以在叙事时,大多是采取简笔勾勒的写意手法。例如《吕氏春秋·仲冬记》中的一则笑话说: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

这人的逻辑是其父善游,则其子亦应善游,而这正是作者所要嘲讽的。至于他的衣帽外形、操作细节等,作者认为并不重要;甚至他是哪国人士,姓什名谁,做何营生,也通通未作交代。但他的行为已足以引人发笑,作者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如浮白主人《笑林》中的《夹被》一则:

暑月有拥夹被卧者,或问其故,答曰:“绵被太热。”

也是只有寥寥几笔,写的是最简单的背景、行为和最扼要的人物对话。而这正是笑话作品中的上乘。所以这一以短为优的传统也即历千百年而不替。

笑话在内容上的最大特点,则是它用以命名的那个“笑”字。笑是人们非常喜欢的事情,因为它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令人感到极为畅快。法国医生罗克尔曾作分析说:“笑是一种呼吸现象。它是呼吸与排气的现象。大家知道,有所谓‘吸气式’的感情:打呵欠,焦虑不安。当人打呵欠、感到恐惧时,就会用力吸气。与之相反,还有所谓‘呼气式’的感情:叫喊、叹气、呜咽,这些总使人向外呼气。同样,笑也是一种‘呼气式’感情。人不能一边吸气一边笑!笑既是呼气也是减压。……在笑声中,还存在着某种惬意的膨胀作用,如果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综合分析,笑是一种嬉戏,一

种呼吸运动,一种生理与心理上的‘喜形于色’。”(《精神与身体的观点》)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则说过:“愉快随时带来益处。它好比幸福的现金支付,而其它都不过是一张支票。”(《生活哲理》)那么,我们进一步要问,笑话究竟为什么会引人发笑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但其结论却各有不同。

比较起来,也许叔本华的分析更有价值。他说:“笑不过是因为人们突然发现,在他所联想到的实际事物与某一概念之间缺乏一致性而导致的现象,笑恰恰是这种鲜明对比的表现。”(《世界即意识和观念》)笑话总是包含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方式,其主人公总是在按照一种荒谬乖戾的方式思考和行事,结果与人们所熟知的正确认识大相径庭,两者形成一种极鲜明的矛盾和对比,从而使其荒谬和乖戾明明白白地暴露出来,让人因轻蔑而产生一种否定性质的欢笑。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很简要的概括:“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喜剧的技巧,也即在这“撕破”的方式方法之中。比如乐天大笑生的《解愠编》中有《明年同岁》一则:

二媪行道上,相与让路,一曰:“媪几岁?”曰:“七十。”问者曰:“我今年六十九,然则明年当与尔同岁矣。”

问者的逻辑是自己今年六十九,明年便是七十,正好与对方同岁。而正常的逻辑则是你长她也长,两人永远不会同岁。问者所犯的错误,也可以说是一种片面性的错误。片面性,是人类的一种极普遍的认识缺陷,也是笑话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笑话创作的基本依据。在表现和暴露这种片面性的时候,作者总是竭力加以集中、概括、夸张、化简,使人看了无须多想,便可忍俊不禁。

由此又可以悟出笑话构思的一般规律,发现有两条基本规则

必须遵守：一条是，对象的荒谬必须是违背大众常识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的见解、行事，须经详细推究，才能证明是错误的，而一般人则很难发现，那么，这样的荒谬就没有什么可笑可言。另一条是，被嘲笑的对象在思考问题时，虽然有悖于真理，但也须自成一种道理，否则不着边际，胡思乱想，便会令人只觉得荒谬乖戾，却并不可笑。当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的时候，就会自然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可笑之端跳脱而出。这种对比越强烈，笑话的质量也便越高。

三

人们常说，高明的作者可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笑话之文，即由嘻笑而出。笑话的基本用处，是供人消遣，但又不局限于消遣，作者也常常借以表达某种严肃主题，倾吐某种不平之气。由此角度着眼，笑话似可分为消遣型和思想型两个大类。先秦时期的寓言性笑话，大多意在说明某一道理，应归于思想型一类。例如“刻舟求剑”，是在说明事物发现变化的规律；“守株待兔”，是在说明偶然和必然的关系，等等。而有些笑话，则只是表现一些日常的生活情趣，没有更深的思想寄托，则应归于消遣型一类。但不论是哪一种，只要生动有趣，它们总是表现着某种人生的聪明与智慧，因而同样给人以启迪。

换一个角度，就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性质着眼，笑话还可以分为善意型与敌意型，或者称为宽和型与尖利型两类。一般来说，前者是针对常人的错误与缺点，后者是针对恶人的凶狠与歹毒。前者如：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迟之，答曰：“前途亦雨。”（独逸窝退士《笑笑录·徐行雨中》）

后者如：

新官赴任，问吏胥曰：“做官事体当如何？”吏曰：“一年要清，二年半清，三年便混。”官叹曰：“教我如何熬得到第三年？”（乐天大笑生《解愠编·新官赴任问例》）

不论是消遣型和思想型的划分，还是善意型与敌意型的划分，都有很大的相对性。有时彼此的界限很难分得清楚，还有相当一部分笑话的性质，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笑话嘲讽、否定的对象是假、恶、丑，从而张扬、肯定的正面价值则是真、善、美。因为它有极广大的读者群体，所以它也就同时具有了极为巨大的社会作用，历来为作者和论家所注意和重视。如刘勰就说：“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谏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文心雕龙·谐隐》）冯梦龙更是怀着愤世嫉俗之情而以笑话向传统思想发起了严正的挑战：“我笑那李老聃五千言的道德，我笑那释迦佛五千卷的文字，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儿穷活计；那曾有什么青牛的道理，白象的滋味？……又笑那孔子的老头儿，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广笑府序》）在他看来，笑是一柄刺向假、恶、丑的宝剑，锋利无比：“荧光石火，不足当高人之一笑也。一笑而富贵假，而骄吝伎求之路绝；一笑而功名假，而贪妒毁誉之路绝；一笑而道德亦假，而标榜倡狂之路绝；推之，一笑而子孙眷属亦假，而经营顾虑之路绝；一笑而山河大地皆假，而背叛侵袭之路绝。即挽末世而胥庭之，何不可哉？则又安见夫认真之必是、而取笑之必非乎？”（《古今笑自叙》）这话并不夸张，他的笑话的确对这一切都作出了广泛而有力的批判，其作用比之于严肃认真的学术文章并

不逊色,有时甚至效果更好。

不过,笑话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充当人们的一种业余的谈资。二三好友,闲聚一处,放言戏谑,解颐开怀,的确是一种十分美妙的生活境界。明代冰华居士在为江盈科《雪涛谐史》所作的引言中曾说:“仁义素张,何妨一弛;郁陶不开,非以涤性。唯达者坐空万象,恣玩太虚,深不隐机,浅不触的;犹夫竹林森峙,外直中通,清风忽来,枝叶披亚。有无穷之笑焉,岂复有禁哉?”有人甚至把笑谈视为一种独特的人生风采,如“韵社第五人”的《题古今笑》中就说:“凡挥麈而谭,杂以近闻,诸兄弟则放声狂笑,掣风起而郁云开,夕鸟惊而寒鳞跃,山花为之遍放,林叶为之振落。日夕相聚,抚掌掀髯,不复知有南面王乐矣。”

从创作目的来看,不少人是把笑话当做一种讽世的工具,借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之情;而有些人则抛开讽谕之旨,而独取笑乐。如清代内容不同的两部《笑林广记》,就似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掀髯叟”在为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所写的序言中宣称:“主人……往往裘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清言倾四座,非徒貌晋人之风味,实深有激乎其中,而聊借玩世。”而程世爵在为自撰的《笑林广记》所写的序中则说:“宇宙内形形色色,何莫非行乐之资?天壤间见见闻闻,孰不是赏心之具?……世有同我以讥刺劝讽有关名教者,非余之知音也;世有谓我以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者,则余之知己也。”两种表白明显不同,前者似乎是倾心教化,寄意遥深;后者则似乎是为笑而笑,无关宏旨。实际上并不尽然,甚至适得其反。前书中有许多只是世俗玩笑,并无深意;而后书中反倒是颇有讽世之言,激愤慷慨。这大概与他们的编纂心理有关。前书序中又曾言及:“不辞鄙俚,用辑成书……书为同人欣赏,久请付梓,而主人终以游戏所成,惟恐受嗤俗目,不敢问世。”为防得罪,遂假以教化之大旗。而后书在序中则还说过:“仆自束发受书,于今更数十寒暑矣,嗟马齿之加长,志空伏枥;望鹏程而莫及,身阻登

梯……胸内悉蕴藏磊块，端须浇酒三杯。”所谓“名教”已视他为陌路，所以他也便愤而弃捐，公开说要借笑话而“使敝庐顿作为安乐窝，鼓大块尽成为欢笑场，岂非一时快意事哉！”我们只有细心体会，才能发现各自的真实心态。

历史上的笑话，尽管在实际中备受欢迎，但在官方舆论上却颇受轻视。特别是那些诚意不多的单纯笑话，更是大受菲薄。刘勰《诸隐》篇评赞说：“古之嘲隐，振危释惫。虽有丝麻，无弃菅蒯。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就有上述的理论偏向，认为笑语不如正言，对于“空戏滑稽”，则不加区别地给予强烈的否定。这种倾向在后世的发展更呈畸形，至今仍有不小的影响。人们在评价笑话时，往往片面地称赞其中的阶级、政治内容，而看轻一般的生活、游戏智慧。尤其是对有关性的内容，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贬斥为糟粕、低级趣味。性与人体，在古代中国一向被正统儒家列为禁区，偶有涉及，便心惊肉跳，更不许侵入艺术的殿堂，这给中国文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笑话可以说是最早冲破这一禁区的文艺形式。性是人生和人性的重要内容，它理应也必将得到艺术上的深入开发。谈到性的话题就无地自容或雷霆震怒，不论从科学角度或艺术角度，都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对于性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它的读者对象和范围，但决不应笼统否定，因为它实际是人生一个重要的和永恒的课题。

今天，随着人们对幽默文化的追求日益增强，笑话也越来越以一种多功能消费品向社会日益扩散和渗透。中国古谚说：“笑一笑，少一少。”证明人们早已发现笑是一种功效非凡的健心与健身佳品。更有甚者，则说是“笑一笑，十年少”。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老人笑上几笑，便可以返老还童了，岂不是人间奇迹？其属极度夸张自不待言，但它的广泛流传和深入人心，却又显示着其极坚厚的现实基础。

在当今世界各国，笑话正被极广泛地用于艺术、学习、运动、医

疗、旅游等诸多方面。据说,在英国,伦敦的米埃尔大街有一家“笑俱乐部”,拥有许多知名的笑话表演者。在美国,加州出现了“大笑俱乐部”,成为学员们的欢乐聚会之所。在日本,喜剧明星东八郎于东京创办了一所“笑学校”,专门进行笑的训练。在美国,威斯康辛州举办过“笑比哭好”运动会,参赛者多达 3000 人。在德国,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奇特的运动会,进行微笑、苦笑、大笑、冷笑等各种笑的比赛。在美国,堪萨斯城出现了拥有 150 余张床位的“幽默诊所”,加利福尼亚的数家养老院中有计划地实施“幽默药物”治疗。在巴西,一位企业家开设了名为“笑话台”的电话旅游系统,旅游者只要投入硬币、拨通号码,即可听到令人开怀的笑话。在保加利亚,小城加帕罗沃以其名胜古迹和居民的幽默气质而成为旅游热点,1990 年,在那里举行了第一届“幽默艺术节”。另外,美国还出现了以广播笑话为主的广播电台。如此等等。

不难预料,在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笑话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更加可喜的局面,整个世界,会越来越被动人的笑声所感染。

四

本书的编选是以笑话专书为基础进行的。其中共引古、近代笑话典籍 79 种(其中具体文章涉及的古书数量甚大,不计在内),合计 3407 则。所选各书以时代先后为序加以排列。所选内容统筹兼顾,力求多样。编选方针,略异常规,只是悉心感受其是否可笑,而未暇虑及其何以可笑。为向大众普及,书中未列原文,仅录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间以意译调适。各篇笑话基本都用原来的标题,个别原来没有标题的,则为代拟,其后加*号标识。原作中本有的夹注,外加方括号;译者所加的附注,则外加圆括号,以作区别。

唐人杜牧诗云:“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

齐山登高》)生活在经济轴心、物质统辖的当代社会里,人们追名逐利,终日繁忙,谑笑莞尔似乎更加不易,故不可不有笑话逗人破颜。“千秋笑宗”冯梦龙曾说:“夫雷霆不能夺我之笑声,鬼神不能定我之笑局,混沌不能息我之笑机。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方且破烦蠲忿,夷难解惑,岂特疗腐而已哉!”(《题古今笑》)又说:“野蕈有异种,名曰‘笑矣乎’,误食者辄笑不止,人以为毒。吾愿人人得‘笑矣乎’而食之,大家笑过日子,岂不太平无事亿万世?”(《古今笑自叙》)大师大志,高山仰止,谨以本书为此志之一助。

白 岭

世纪末之 1999 仲夏

目 录

笑 林 [魏]邯郸淳撰

门人钻火	(1)
赍豆吊丧	(1)
陶邱遣妇	(2)
药方送客	(2)
一叶障目	(2)
甲啮乙鼻	(3)
伧人吊丧	(3)
山鸡成凤	(3)
野仙治尙	(4)

启颜录 [唐]无名氏撰

隋人卖麦	(5)
隋人卖豆	(5)
郑翁食钉	(6)
鞍桥作颌	(6)
徐之才解嘲	(6)
徐之才巧解	(7)
连博带杜	(7)
贾王相嘲	(8)

诫徒看家	(8)
优旃巧谏	(9)
山东佐吏	(9)
刘道真	(10)
赵神德	(10)
甘洽	(11)
安陵佐吏	(11)
伧人	(11)
田媪	(12)
射不着垛	(12)
高坐诵诗	(12)
命群臣为大言	(13)
王绚	(13)
魏市人	(14)
边仁表	(14)
窦晓	(14)
必复其始	(15)
因何尤箭	(15)
应是六斤半	(15)